



## 算法、數據、算力與AI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算法、數據、算力是什麼？意義有多深遠？該怎樣評估？提升算能，積累數據，科技界圍繞這些話題上下求索，與時間賽跑，與同行賽跑。「香港中國研究生會」十月二十六日

舉辦的「人工智能的現在與未來主題講座暨晚餐會」，活動別開生面，會眾十分投入。

香港賽馬會首席AI數據科學家林靜，她講機器智能與人類的未來。借助拉普拉斯妖理論，即如果能知道宇宙中每一個原子的確切位置和動量，並對其進行分析，把它們的運動都包含在一個簡單公式中，就能推演宇宙的過去和未來，達成對宇宙的全知和預測。

林靜說，大腦能量的百分之五十，耗在處理來自視覺的信息，另百分之五十處理來自聽覺、嗅覺、觸覺的綜合。她曾根據不同馬匹的過往表現、場地使用、動作習慣，提供改善馬匹的福利和培訓計劃。此舉我想，一定有助馬迷在買彩票時根據數據有信心地作出判斷。她還以上海和香港為例，分析兩地作為華東和華南的貿易金融中心，當一個城市的金融業發展向好時，另一個城市亦隨之繁榮。這反映什麼？反應健康的市場生態系統，需要多方共同發展。

數據代表信息，林靜舉例，「一個小男孩開心的跑向……」、「星期一早上，一個小男孩開心的跑向……」、「為了給最喜歡的王老師買咖啡，星期一早上，一個小男孩跑向……」，例子淺出，意義深入，我們都聽明白了。從信鴿到烽火台，到郵差，到電子郵件，再到微信、WhatsApp、messenger等，算法、數據、算力，技術進步增強了人類儲存、傳遞和分析信息的能力。

另一講者，人工智能公司董事長、香港科技大學人工智能教授柳崎峰說，麻省理工學院統計，人工智能百分之九十五是失敗的，僅百分之五用於製造業。即使不準確，哪怕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，也說明開發空間還很大。

機器就是機器，人類就是人類，機器與人類是協作關係，AI與機器要更好地服務人類。兩位講者一致認為，發展至今，用「機器智能」之說替代「人工智能」應該更合適。這一點，不少人贊成。

晚餐會上名人雲集。創會會長施仲謀，回憶「香港中國研究生會」在教育界扶持三十年來的歷程；現任會長李劍諸，介紹研究生會的學術凝聚力和各種活動，他希望大家來研究生會擴大視野，發展人脈，找到商機。

餐間，與鳳凰衛視名嘴、媒體資深人李焯同桌吃飯。他說現代人不在乎吃一頓飯，吃得好不好都不重要，要藉着吃飯獲取新知識，否則就白吃了。這麼說來，今晚這頓飯，我沒有白吃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香

這篇文章刊發時，正是重陽節。香港的重陽節也是個公眾假日，港人普遍比較孝順，小輩會陪老人一起過節。對於港澳，重陽節登高遠足，雖然暑氣未盡，但也是好時辰。那幾年，乘街渡「漂洋過海」，去東平洲、東龍洲、去深涌、大澳……次次美好，處處美好，回憶更美好。

我們和周邊的人都在漸漸老去。母親處在望九之年，一起共事的領導、同事、朋友在老去，我們自己也在老去……大家在一起聊天時，聊肉眼可見的老年生活，聊自家老人的養老問題。這把年紀，才真是上有老下有幼，都得一安頓好。

「人們一提起老年，總是傷感而沉默……」  
「有一天，我自言自語地說，我都四十了！當我剛從這份驚訝中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卻已經年近五十了。那一時刻讓我心頭發緊，瞻念前程，不寒而慄，至今，這一驚恐也還沒有從我心中散去。我無法相信自己已經垂垂老矣。」波伏瓦這樣寫道。

作曲家瓦格納不喜歡自己變老的样子。有一次，他在商店的鏡子裏打量自己，他說：「我不認得這個人，我真的已經六十八歲了嗎？」到八十歲，他說不再想看到自己的樣子，兩隻帶着眼袋的眼睛，凹陷的雙頰，看了讓人害怕。瓦格納不接受自己的衰老，也是覺得自己天縱之才，卻也難違天意。老年逐漸衰弱的生理狀況會讓人很少驕傲。驕傲這個詞是有年齡段的，它不屬於童年，也不屬於老年。

進入老年，人會經歷一連串的喪失：健康、活力、敏捷、美麗……一個一個遠離。然後，一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曇花，以其花色潔白純真、花香清悠含蓄備受讚賞，更因只在夜晚開放而獨樹一幟，自古以來頗受文人墨客稱頌，被賦予「月下待友」雅稱。

我記不起是哪一年開始種曇花，大概出於好奇，想窺其真貌，如何於月下「待」友，從朋友那裏弄來一枝幾葉，插在盛滿泥土的花盆中。如朋友所說，曇花移植沒有根也能成活，果然在春風春雨的沐浴下茁壯生長。

不過，看着它粗枝硬葉的樣子，而且新葉是從舊葉邊緣的節點上冒出來，雜亂無章，我有點疑惑，它真的能開出讓人賞心悅目的花朵嗎？兩年後，那盆曇花卻真的長出兩個小花蕾。我天天期盼，待到花蕾長到約有十多公分長，像梭子般含苞待放時，每晚都要到後園走幾回，生怕失去觀賞它怒放的那一刻。

那天夜晚，久等的曇花終於展露真顏。月光柔滑地灑在如白玉般潤滑的花朵上，一片片長型的花瓣有序排列，組成一個巴掌大的圓輪，在月光下優

## 登高壯觀天地間

任白

憑着對蒼茫時空的極度敏感，在特殊歷史風物的觸發下，於萬古愁緒中完成了一次對生命的反觀自照。公元六九六年，唐萬歲通天元年，契丹兵發動叛亂，攻陷營州，武則天派出她的侄子，建安王武攸宜率軍征討，陳子昂作為參謀，也隨軍出征。陳子昂二十多歲進士及第，後來做了一個叫右拾遺的官，職能就是給皇帝建言獻策。武則天當政後，自亂朝綱，荒淫專斷，陳子昂屢次上書諫言，不僅沒有被採納，還被所謂的「逆黨」牽連下獄。此番隨軍討逆，陳子昂自然懷救國之志，意圖建功立業。然武攸宜魯莽少謀，致戰場形勢危急，陳子昂請求遣萬人作前驅以擊敵，未被採納，反被降為軍曹。詩人接連受到挫折，眼看報國宏願成為泡影，因此登上薊北樓，慷慨抒懷，寫下了《登幽州台歌》：

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  
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  
這真是一首破空而來，憑虛御風，與天地同在，與時間偕老的大詩！雖然只有短短二十

通古今之變的學養，足以令他以「祖宗不足法」的豪情推動社會變革。  
登高並不只為成全詩人們的豪情，歲月「毒打」與現實消磨總會以各種方式，教詩人們體會高處的寒涼。公元七六七年，距寫下《望嶽》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，在經歷了安史之亂，以及個人動盪屈辱的宦遊生涯後，晚年杜甫在夔州寫下了五古名篇《登高》：  
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  
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  
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  
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  
同樣是借物起興，「風急天高猿嘯哀」取代了「瀟胸生層雲」；同樣是歸鳥入畫，極目遠眺才得一見的翩翩鴻影，已換成了江渚上無聲收攏的疲憊翅翹。無邊落木似傾頹國運，不盡長江如歷史車輪，此情此景，人生羈旅尤顯零落，登高更是讓自己的孱弱詩心暴露於酷烈現實之中。命運在收官了，百病之身似乎也只有在一杯濁酒中才能找到棲居之所。這是何等慘痛的命運之詩！然而此時的詩人仍是倔強和勇敢的，他沒有蜷縮在茅屋或孤舟裏，而是把酒臨風，在和命運的對視中完成對命運的反抗。寫到這裏，我眼前出現了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，沒錯，只有對命運的覺悟才能超越命運的苦厄，只有在絕望中挺立才能戰勝絕望的荒誕。這並不奇怪，人的處境在本質上是相通的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在廣闊的時空中，人終究渺小短暫，唯一能超越這渺小短暫的，就是對渺小短暫的覺知，是在這種覺知基礎上產生的篤定和從容。

與杜甫歷經百般磨難登高遺懷的經歷大抵相同，也是在屢遭挫折後，陳子昂登高懷古，

二個字，但它不單道盡了時間與空間的漫無邊際，還把在這個蒼茫時空中，一個獨醒靈魂對於個體生命邊界的孤寒領悟，言說得如此浩蕩和豐沛。雖然這首詩的創作有着極為具體明確的背景，但最終完成的詩作裏，個人命運的不平與怨憤完全被推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角落，剩下的是全然躍出一時一人一事，在存在之惑的冷風中揮灑熱淚的人類之詩。可以說，用心讀過這首詩的人，完全有可能從此擺脫庸常人生中的瑣屑與苟且，會在自己心中搭建一座立於人生曠野的幽州台，而立於其上也就站在了人生的有限之上。

歲歲重陽，步步登高。如今，重陽登高成了一項納吉祈福的活動，登高臨遠，胸襟開闊，自然有益身心。而插茱萸，飲菊酒，則在品味傳統的同時，給日常生活平添了一重審美選擇。此時讀古人登高主題的經典詩歌，會在內心深處擴展有限人生，不然，雖身處峰巒之上，仍可能如辛棄疾在《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》中所說：「無人會，登臨意。」



長白山天池之秋。攝影：高鵬飛

## 想像自己的老境

代人一一消失在那個叫做老境的盡頭，逝者的模樣還會在生者的頭腦中徘徊，卻不再有新的話題。

一九七〇年九月，波伏瓦等待着《老年》的出版，看起來那是一個美妙的秋天。一個周六的晚上，薩特與朋友聚會喝了不少酒。周日早上，薩特看起來狀態不錯，但到了中午，他搖搖晃晃，每走一步都會碰到傢具，薩特的身體出狀況了。波伏瓦發覺：「這個小房間是那樣令人愉悅，現在卻改變了色彩。那麼漂亮的天鵝絨地毯，讓我想起喪服。生命得繼續，運氣好的話，還會幸福，還會有快樂的時光，只不過，威脅悄悄降臨，生命有了懸念。」

我和姐妹、閨密常常討論，當我們老了，可能成為什麼樣？我們老了希望是什麼樣？誰都不知，幾十年後的我們，老了的我們，容貌如何，身體健康如何，心智如何……也是充滿懸念。

AI有一項技能，你把當下的照片發給它，它一秒鐘就生成你老年的樣子。但它只能預測你未來的



▲故園的田野。

作者供圖

容顏，卻無法預測你那時的狀態。見到聽到太多之後，我越發覺得：人老之後，最大的尊嚴來自於健康，有健康的智力，健康的行動力，健康的心態。

想像自己的老境，希望那時的自己：當一個睿智又豁達的老人，善於傾聽、理解人意，能用自己的閱歷和判斷為年輕人指點迷津；當一個有趣又溫暖的老人，能給別人提供情緒價值，跟你待在一起，開心、輕鬆、歡喜。如果能量有限，就自己當一個安靜平和的人，能從容地呼吸，從容地行走，從容地吃橘子。哪怕只是咀嚼一口飯，也全心以對。以從容專注的姿態，安安靜靜對待每一個「正在發生」的事。

想像自己的老境，應該還要有一個歷久彌新、志趣相投的朋友圈，在一起不拘謹、想吃啥就提、聊啥能懂。要有有學識的人，在一起能互相增益；要有有見識的人，能端正三觀，擴展視野；要有有趣的人，坐在一起，哇哇一聊，哈哈一笑，萬事皆通順；要有善良淡泊的人，像張懷民之於東坡，隨時可拉著一起賞深秋的清月，一起喝臘月的暖酒，毫不掃興。

想像自己的老境，「我們會看向窗外美麗而綿綿無盡的雨／聞著打磨過的木材散發的幽香／感受黎明時無邊無際的昏暗／靜聽溪流奔騰跳躍的聲音……」

然後，我們會發現：「有時我們氣喘吁吁地對自己說：『唉，生活就是賽跑。』其實，事實恰恰相反：生活是寧靜的。一直在盲目奔跑的是我們」（Sometimes we gasp and say to ourselves, "Alas, life is a race." Actually, the truth is quite the opposite: Life is tranquil. It is we who have been running blindly all along. ——加拿大作家Yann Martel）

## 曇花在陽光下開放

雅地展示着，與賞花人的眼神默默交流。此時無聲勝有聲，夜的靜謐更增添曇花的神秘與魅力。

第二天，我把曇花照片傳給一位文友。她很喜歡，說和丈夫馬上開車來看。我告訴她，花朵已經萎縮。她有點失望，真的是曇花一現啊，再三吩咐，明年開花時一定要告知，多晚都不怕。

我頗有點「壓力」，唯恐曇花來年不開，辜負人家一片好意。曇花怕冷，經不起這裏冬天冰雪的摧殘，我們提早把它搬進室內，等開春天氣和暖了再搬到後園，悉心照顧。幸而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等到又一個初秋，那盆曇花開得更多更好。

文友夫婦應約而至。那天天氣陰冷，沒有星月，我們不能久坐外面，舉杯邀明月，共賞曇花香，只能室內喝茶，屋外賞花。朋友仍是滿懷高興，因為這是他們人生第一次親睹曇花怒放。臨走時，文友不無遺憾地說，要是曇花能在白天開放多好。我也同樣感慨，羞澀而孤獨的曇花，為什麼不在白天，在陽光下與其他花兒爭艷鬥麗，而甘於寂寞在夜晚展現，且瞬間收斂？問曇花，它默默無語。

隨後多年，曇花依然用美麗花朵在「月下待

友」，我也照常每年搬進搬出，只是月下賞花的興致越來越低，以至有時連它開花也不察覺。直至今年，它突然給了我驚喜。

那天，我們有事一早出門，回家時太陽已升上半空。正準備為花園澆水，忽見曇花怒放。那幾朵純潔如白玉般的花朵正沐浴着明亮的陽光，與不遠處的紅色大麗花遙相對望，那樣從容自在，嫵媚動人。我難掩內心喜悅，趕緊用手機把這難得的片刻記錄下來。

我對這盆曇花的花朵忽然捨棄溫柔的月光，而大方擁抱熱烈的陽光感到奇妙。它似乎也觸動了我的心靈：人世間，真的萬事都有可能。

記得前幾年，有一次朋友茶敘，都是上年紀的人，自然有同感：哪一天走不動，兒女工作忙，傭人請不起，怎麼辦？有人說，如果有個「懂事」的機器人就太好了。我們都笑他異想天開。可是看現在，AI時代已經拉開序幕，機器人已在各個領域，包括醫療護理界，嶄露頭角，離大家期望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。

花是植物，尚有驚喜，更何況有智慧有創造力的人類。